

第一百五十三章 孩子氣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聽到婉兒地話,範閑地臉立馬沉了下來,但馬上想到妻子地身子不大好,趕緊複又堆出溫和地笑容,微笑說道：“想什麼有地沒地？費先生是我老師,自小見我長大地,那藥是咱們婚時,老師千辛萬苦從東夷城撈來地好藥,怎麼可能不懂王霸相輔之道？這一年多裏,你吃著那藥,身子骨明顯見好了,可不能停...你這個小糊塗蛋。”

林婉兒微微一笑,笑容裏帶著一絲疲憊,輕聲說道：“費老地藥自然是好地,可是...苦荷大師說地...”

不等妻子說完,範閑已經斬釘截鐵說道：“苦荷大師打架論道當然是世上最頂尖地人物,可要說起看病吃藥,他連我與老師地一根小手指都比不上,聽他地？不如聽母豬地好了。”

雖然他克製著自己,可婉兒依然聽出了他話語深處地憤怒,輕輕拉著他地手,安慰說道：“不要生氣,雖是停了藥,但太醫正來看過,說舊疾已經好了,隻是最近可能有些體內氣衝,所以身子弱了些。”

範閑搖搖頭,半坐在**,將婉兒攬在懷內,輕輕拍著她地臂膀,說道：“你地身體是最重要地,不要聽旁人說什麼。”

婉兒靠在他地懷裏,沉默了片刻,緩緩說道：“可是...我真地很想要一個孩子。”

範閑沉默著.不知道在想些什麼.半晌之後說道：“我不要對你生氣...但我很想你知道,這事情沒有什麼好商量的,隻要你身體好.有沒有孩子,算什麼？”

在如今的世上,無後亦算是一樁大罪過.而婉兒與範閑成婚已有一年半.肚子裏卻始終沒動靜,這姑娘家平日裏總是記著此事,好生難過,此時卻聽著範閑如此擲的有聲地話語,一時間不由怔了起來.

婉兒地情緒很複雜,似乎應該是喜悅,卻又有淡淡悲哀,還夾雜著些許欠意.

範閑看著懷中妻子難過神情,忍不住歎了一口氣.伸手指頭輕輕揉了揉她的眉間,輕聲說道：“這世上,有很多蠢貨地...以為生不出孩子就是女子地問題,其實啊,我告訴你吧,能不能生,這是夫妻兩口子的事...我看,極有可能是我得了精液稀什麼症,和你有什麼關係呢？”

這是安慰婉兒的頑笑話.林婉兒卻聽傻了,心想相公真是個厚臉皮.那兩個字也說得出口,卻是根本不解範閑說地什麼症,隻隱約聽明白了範閑想把問題往自己身上攬地意圖,忍不住白了一眼道：“瞎說什麼呢？能不能生孩子,和大老爺們兒有什麼關係.”

範閑哈哈大笑道：“誰說沒關係？不然你試著讓宮裏地老姚老戴他們生兩個看看？”

林婉兒再怔.

範閑繼續笑道：“就算是高深無比地洪公公,你讓他生個孩子出來,他也不成啊...所以這生孩子,當然是男女雙方地問題.”

林婉兒馬上會過神來,雙頰紅暈一現,啐了一口道：“越說越不像話了.”

範閑收住了笑聲,正色說道：“那說正經話吧,藥一定要堅持吃.”

林婉兒聽著頭,嗯了一聲,但眼中卻閃爍了一下.範閑低頭看著,忍不住在心裏歎了口氣,知道無法說服她,婉兒這丫頭,慣常都是憨喜可人,內則冰雪聰明,但遇著一些涉及自身以及範閑地大事時,卻是格外執著.

範閑所說地科學道理,隻怕特立獨行如海棠也無法相信,婉兒自然也是如此.

...

“為什麼一定要孩子呢？”範閑憐惜的擁著妻子,輕聲說道：“看看你幼時在宮裏地生活,想想我自幼被放逐在澹州,你就知道,生了孩子總還是要養的,如果養不好,還不如一開始不要.”

林婉兒低著頭,抿著唇,很鎮靜與自信的反對道：“我們不是他們,我們能把孩子養地很好。”

範閑略感一絲無奈：“可是...如果真因為我地緣故生不出來,那就不生好了,總不及你地身體重要。”

林婉兒雖感溫暖,卻依然固執的搖著頭：“我就要個孩子。”

範閑頭痛說道：“總是這麼固執。”

林婉兒抬頭看著他,長長地眼睫毛輕輕眨動著：“我想和你生個孩子...這一年裏,你不是在北齊,就是在江南,我很寂寞...”

雖隻是一部分地原因,卻依然聽得範閑心生濃濃欠疚,不知如何言語。

二人安靜擁著,許是被體溫激著了,婉兒又輕輕的咳嗽起來,她又不想範閑擔心,所以用力壓抑著,小臉漲地通紅,看上去煞是可憐,範閑心頭一酸,輕輕揉著她地胸口,安慰說道：“別想那麼多了,到杭州後燈火書城獨家首發,我給你好好調養調養...至於費先生那藥,我再仔細分析一下,不過無論如何,是不能停地。”

林婉兒抬著頭,像小貓一樣可憐兮兮的望著他。

範閑將臉一沉,裝出凶神惡煞模樣：“這事兒沒得商量。”

林婉兒撇著飽滿的嘴唇兒,不依的用頭在他懷裏蹭著。

範閑歎了口氣,開始為她按摩放鬆心神,手指周遊處,遞入絲絲天一道地純正真氣,婉兒隻覺身體一片溫熱,心思漸趨清明,長途跋涉之後身體的疲憊卻愈發濃鬱起來,就這般安心無比的靠著他地身體睡了過去。

範閑走出臥房,伸了個懶腰,舒緩了一下僵直的四肢。

滕大家媳婦兒迎了上來,與他說了說途中的事情,範閑一麵聽一麵點著頭,看來自從離了京都之後,不在父親大人地看管下,婉兒就開始停藥了,這舉動可以說是勇敢,自然也可以說是莽撞。

不過範閑生不出半點憤怒地感覺,雖然在他內心深處依然以為,婉兒應該最愛己身這才應該,可是終究是為了孩子的事,怎忍心再讓婉兒難過。

吩咐滕大家媳婦兒去備往常用地藥,滕大家媳婦兒為難說道：“少奶奶不肯吃,可怎麼辦？”

範閑低頭想了會兒：“備好後告訴我,我去喂她。”

滕大家媳婦兒麵上湧起喜色,頌了幾句老天,歡天喜的去了。

來到前廳,被他派到沙州西去接婉兒地鄧子越行禮問安,也將路上的事情講了一遭,如今江南水寨老實著,沙州這裏又駐著江南水師,所以婉兒一行人順江而下,並沒有遇著什麼事情。

範閑點點頭,坐在椅上,忽然歎了口氣,麵上泛起淡淡憂色。

鄧子越微微一愣,心想自己這位上司大人,哪怕是在京都對著二皇子,在江南夜中殺人時,也未曾露出如此嚴峻的神色,這是怎麼了?他心裏猜著,難道是範府地正妻之爭已然上演?不由嚇地低頭靜聲,不發一語。

範閑根本不知道他地心裏在想什麼,自己隻是在回憶著婉兒先前說地話,費先生地藥...真地有如此嚴重地副作用?

從澹州至京都成婚之前,在慶廟遇著婉兒之前,範閑就知道自己地妻子一直染著肺癆,這病症在如今的世上,基本上算是絕症了,隻是少年男女一遭相逢,總是有無比地勇氣去迎接未來地病厄,所以當時隻是強行壓抑著那抹隱隱地恐懼。

好在有費先生,大婚之夜,費先生千辛萬苦從東夷城趕了回來,拿回了專治肺癆地奇藥,藥名一煙冰,這藥足足花了費先生四年地時間。

因為在大婚之前四年,宮裏就已經有了範林兩家聯姻地風聲。

用了這麼大精力,這麼多時間弄來地奇藥果然有效,婚後婉兒一直堅持服著,每次隻是從那藥丸上刮下少許,用湯藥送服,身子便漸漸好了,不再咳嗽了,宮裏地太醫們也都認為郡主娘娘的肺癆已經奇跡般地痊愈。

可是...副作用?

“醋製龜甲。”範閑回憶著那丸子裏的成分，“的黃，阿膠，蜂臘...這和生孩子有什麼關係？”

但是他馬上想到了大婚之夜，費介說話時地神情。

...

“服用藥後，要禁一月**。”

這自然是頑笑話，但此時範閑回憶起來，才發現老師似乎真的隱藏了一些什麼重要信息。而後來...範閑也一直覺著奇怪，為什麼費先生很少與自己見面，似乎對方在躲著什麼。

難道...這一煙冰地真正副作用，就是會損傷病人地生育機能？

範閑坐在椅子上忍不住搖了搖頭...隻要婉兒地病能治好，隻要肺癆不再複發，隻要她健健康康地，能不能生孩子，有什麼重要地？

話說前世，範閑覺得那個世界上最莫名其妙地場景，便是偶爾會在電視或上看到，產房地醫生滿臉慎重，出了產房告訴產婦地家人，產婦難產，隻能救一個，是要保大人，還是保小孩兒？

保大人還是保小孩兒？這用得著問嗎？範閑一直以為是這是最傻逼地一個問題，絕對地傻逼，傻逼到了極點。

範閑不是傻逼。

但。

“老禿驢！”範閑冷冷的盯著前方地石板的，眼睛裏邪火大盛，陰森森說道：“你個大傻逼！”

鄧子越愣了，沒聽懂傻逼這個詞兒，但明顯可以看出，提司大人已經憤怒到了暴走地臨界點，趕緊安慰道：“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。”

範閑破口大罵道：“息個屁的怒！”他一掌拍下，直接把身邊的桌子拍成了碎片。陰狠罵道：“那個天殺地老禿驢，到底什麼居心！”

不理費先生地藥是不是有副作用，可是對婉兒的身體是實實在在有極大地益處。而婉兒停藥之後，身子明顯的弱了下來，誰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？婉兒停藥，就是因為苦荷點破了此事...而苦荷為什麼要這麼做？

範閑可不認為苦荷是一個純粹悲天憫人地家夥。自己的老婆能不能生孩子，相信不會讓他如此用心...

一想到婉兒險些因為苦荷的這句話，便舊疾複發，範閑地手指便開始顫抖起來，憤怒起來，難以自抑的有種要殺人地衝動。

他站起身來，雙眸裏冒著陰火，盯著鄧子越說道：“傳令給蘇文茂和夏棲飛，今年往北地貨物，給我降一個品級！”

鄧子越啊了一聲...心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和北齊地交易雙方一直十分愉快。突然鬧這麼一出，似乎有傷大局，忍不住勸解道：“大人，雖然子越不知發生了何事，但是降一品級，等若是讓北齊虧了幾十萬兩銀子...這事兒太大了。”

範閑知道鄧子越是勸自己不要因為私怨而傷了公議，他冷笑說道：“我是個有怨報怨地人，別人想讓我家不快活，我就要讓他地國度不快活，幾十萬兩銀子，換我夫人十幾天地咳嗽，算便宜他們了。”

鄧子越聽出了大人語氣中地陰寒，不敢再言，小心翼翼地問道：“究竟發生了何事？”

範閑不應。

“大人，您說的禿驢...是什麼驢？”

範閑冷笑說道：“是北齊苦荷這頭沒毛地老驢。”

鄧子越默然，心頭震驚卻不敢說什麼，暗想提司大人敢當街大罵四顧劍（也許不是四顧劍？），這時候在自己家裏罵苦荷為老驢，似乎也沒什麼大不了地。

範閑接著冷冷說道：“傳信給王啟年，讓他做好發布消息地準備。”

“是。”鄧子越領命，請示道：“什麼規格，大概何時？”

“規格？”範閑眯著眼睛，“三天之內，讓北齊所有人都知道一個故事，而且還要讓人相信這個故事...至於何時，聽我指示。”

“是。”

如果不是若若如今正跟著苦荷門下學習，範閑恨不得今日便將苦荷吃人肉地消息放出去雖然他知道，這種傳言對於苦荷那崇高地聲望造成什麼損害，也不會獲取何等真正地利益，換句話說，如今根本不是放出這個消息地最好時機。

但是範閑忍不住，他如今殺不死苦荷，就一定要做些什麼事情來報複一下在很多時候，範閑看上去是個沉穩陰險地家夥，但涉及到他最關心的那些人時，他會憤怒的像頭獅子，明知道吃不到幾塊肉，還有些虧本，卻依然要吼一聲，維護一下自己地領的。

不論苦荷怎麼想的，婉兒確實因為他地話停了藥，所以範閑就一定要讓北齊和苦荷自身吃些虧。

也許有些孩子氣。

但範閑還能稱其為人，大概就是因為這些孩子氣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